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大學衍義補卷四十七八

詳校官中書臣秦瀛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中書臣石鴻翥

謄録監生臣喬元賦

大學衍義補卷四十七

明 丘濬 撰

治國平天下之要

明禮樂

王朝之禮下

儀禮大射之儀君有命戒射宰戒百官有事於射者射人戒諸公卿大夫射司士戒士射與贊者贊佐也謂士佐執事不射

者前射三日宰夫戒宰及司馬射人宿視滌

臣按宰冢宰天官治卿也將有祭祀之事當射宰告於君君乃命之射人則戒公卿大夫之與射者司士則戒士之為贊佐者前射之三日宰夫則戒冢宰與司馬凡大射則合其六耦而司馬又俾其屬所謂射人者溉滌其禮器及掃除其射宮焉

射義曰古者天子以射選諸侯卿大夫士射者男子之事也因而飾之以禮樂也故事之盡禮樂而可數為以

立德行者莫若射故聖王務焉

鄭玄曰射者男子之事謂生有懸弧之義也

方慤曰天子大射則共虎侯熊侯豹侯虎侯則天子所自射也熊侯則助祭諸侯所射也豹侯則卿大夫士所射也射之中否足以觀人之賢不肖故天子以之選人焉以之選人而天子亦自射者以身率之也

或先行燕禮或先行鄉飲酒之禮所謂飭之以禮也或以騶虞為節或以貍首為節所謂飭之以樂也

古者天子之制諸侯歲獻貢士於天子天子試之於射宮其容體比於禮其節比於樂而中多者得與於祭其容體不比於禮其節不比於樂而中少者不得與於祭

葉夢得曰貢士而擇之助祭者所以示敬而不敢專爵禄也

周禮射人掌國之三公孤卿大夫之位三公北面孤東面卿大夫西面諸侯在朝則皆北面詔相其法若有國事則掌其戒令詔相其事掌其治達

鄭玄曰位將射始入見君之位諸侯來朝王與之射於朝者皆北面從三公位法其禮儀也國事謂若王有祭祀之事諸侯當助其薦獻者也戒令告以齊與期掌其治達謂諸侯因與王射及助祭而有所治受而達之於王王有命又受而下之

臣按先王於祭祀賓燕之事則必有射方其與諸侯行賓射之禮則國之三公孤卿大夫預焉故射人掌其位也三公北面答君也孤東面佑王也卿

大夫西面佐王也大射有士而此士不預者射人所掌乃賓射而大射則選賢與祭也故亦及士焉

以射法治射儀王以六耦（兩人為耦）射三侯（熊虎豹）三獲（執旌而告獲者）三容（三人容設之以蔽侍獲者）樂以騶虞（以歌為節）九節（以九為數）五正（以五采為正鵠）諸侯以四耦射二侯二獲二容樂以貍首（今詩亡）七節三正（朱白蒼三色）孤卿大夫以三耦射一射（麋侯也）一獲一容樂以采蘋五節二正（朱綠）士以三耦射豻（胡犬）侯一獲一容樂以采蘩五節二正（與孤卿同）

陳澔曰節者歌詩以為發矢之節度也一終為一節尊卑之節雖多少不同而四節以盡乘矢則同如騶虞九節則先歌五節以聽餘四節則發四矢也七節者三節先以聽五節者一節先以聽也四詩唯貍首亡

臣按先儒有言射者男子之所有事者也天子無事則用之於禮義故有大射賓射之禮所以習容習藝觀德而選士天子有事則用之於戰勝故主

皮主力所以禦侮克敵也大射之禮詳見儀禮本文以上大射

周禮甸祝掌四時之田春蒐夏苗秋獮冬狩表立表以祭貉師祭也之與禡同之祝號舍奠于祖廟告祖廟而后田也禰廟父亦如之師甸用師以田致禽于虞中所表之處乃屬禽別其種類及郊饁饋也獸舍奠于祖禰乃斂頒也禽禂禱也牲禂馬禱牲與馬之祭皆掌其祝號

臣按四時之田春蒐夏苗秋獮冬狩也田者習兵之禮故人君將田立表以祭謂之表貉祭於立表

之處無壇壝置甲冑弓矢於神座之側建稍於神座之後告將師田也既田虞人植旗所禡之地以所得之禽各以其類聚之用以饁饋於郊薦於四方羣兆入以釋奠於祖禰告至也斂禽者擇其三十入於腊人以為乾豆備祀享祭焉既而又以所斂之禽祭禱於牲牢之神以求其肥腯祭禱於馬祖之神以求其孔阜由是以觀先王之田其有禮也如此非專為游畋也

迹人主迹知鳥獸之處掌邦田之地政為之厲禁而守之凡田獵者受令焉禁麛子卵者與其毒矢射者

鄭𤣥曰禁麛卵與其毒矢射者為其夭物且害心多也

田僕掌馭田路即巾車之木路以田田獵也以鄙巡行郡縣掌佐車田車副貳之政設驅謂驅禽使前逆之車令獲者植旌及獻比禽比次其大小之類凡田王提馬而走使人扣而舉其馬諸侯晉使人扣而仰其馬大夫馳放而不扣

王安石曰提節之晉進之馳則亟進之尊者安舒卑者速戚

臣按古者田獵之禮葢因之以脩武事備牲豆非以恣其殺戮之心以為馳騁之娱也是以三代盛王因之以行禮不得已而為之故必擇僕御之人以掌佐車之政故於王之馬則提之提之者扣舉之使不至於奔逸而傾跌也昔漢武帝好田獵嘗自擊熊豕馳逐野獸司馬相如借楚為諭作賦諷

之曰終日馳騁勞神苦形罷車馬之用抗士卒之情費府庫之財而無德厚之恩務在獨樂不顧衆庶忘國家之政貪雉兎之獲仁者不為也其後又上疏諫有曰卒然遇逸材之獸犯屬車之塵輿不及還轅人不暇施巧雖有烏獲逢蒙之技不得用枯木朽株盡為難矣言尤切直（詳見前衍義）

詩序車攻宣王復古也宣王能內脩政事外攘夷狄復文武之竟土脩車馬備器械復會諸侯於東都因田獵

而選車徒焉其第七章詩曰蕭蕭馬鳴悠悠旆旌徒御不驚大庖不盈

朱熹曰古者田獵獲禽面傷謂當面射之不獻踐毛謂在傍逆射不獻不成禽不獻惡其害細小擇取三等自左膘脅後髀前肉也而射之達於右腢肩前為上殺以為乾豆奉宗廟達右耳本者次之以為賓客射右髀股外達于右䯚音沓脇也以充君庖每禽取三十焉每等得十其餘以與士大夫習射為澤宮中者取之是以獲雖多而君庖不

盈也張子曰饌雖多而無餘者均及於衆而有法耳凡事有法則何患乎不均也

臣按宣王中興因田獵以選車徒蓋非為流連荒亡之舉也然又循理守法而不從欲以多取取之而不盡以用焉此所以為王者之事也

春秋魯桓公四年春正月公狩于郎

胡安國曰戎祀國之大事狩所以講大事也用民以訓軍旅所以示之武而威天下取物以祭宗廟所以

示之孝而順天下故中春教振旅遂以蒐中夏教茇舍遂以苗中秋教治兵遂以獮中冬教大閱遂以狩然不時則傷農不地則害物如鄭有原圃秦有具囿皆常所也違其常所犯害民物而百姓苦之則將聞車馬之音見羽旄之美舉疾首蹙頞而相告可不謹乎以非其地而必書是春秋謹於微之意也每謹於微然後王德全矣

臣按古者田獵之禮所以訓軍旅之事為宗廟之

祭非以從禽而為樂也然必度閒曠之地以為囿而於農隙之時行之葢恐妨農事傷民業也

春秋左傳隱公元年魯臧僖伯曰春蒐蒐索禽獸之不孕者夏苗為苗除害秋獮順秋氣殺也冬狩圍也皆於農隙以講事也鳥獸之肉不登於俎皮革齒牙骨角毛羽不登於器則公不射古之制也若夫山林川澤之實山林材木樵薪之類川澤菱芡魚鼈之類器用之資所資取以為器用者皁隸之事微賤小臣所掌之事官司之守百官有司之守非君所及也

臣按僖伯此言蓋謂人君田獵行禮而已而實無所利之

王制天子諸侯無事則歲三田一為乾豆二為賓客三為充君之庖

孔穎達曰無事謂無征伐出行喪凶之事歲三田謂乾豆以下三事也一為乾豆上殺者也二為賓客中殺者也三充君庖下殺者也

臣按乾豆所以奉神賓客所以奉人充庖所以奉

已先神而後人先人而後已葢厚所養而薄所以自養也三田與易言獲三品同義公羊氏以為夏

不田非是

無事不田曰不敬田不以禮曰暴天物天子不合圍四面圍之也諸侯不掩羣掩襲而舉之也天子殺則下大綏旌旗之屬諸侯殺則下小綏大夫殺則止佐車佐車止則百姓田獵

鄭玄曰合圍掩羣為盡物

馬晞孟曰自天子不合圍至百姓田獵此田以禮之

事也盜田所以供祖廟可田而不田則是謂祭無益故曰不敬田雖以殺為尚而殺之中又有禮焉故曰不以禮雖為之詭遇一朝而獲十君子不取也天子勢足以合圍而不合圍諸侯勢足以掩羣而不掩羣此非特田之以禮又示其有愛物之仁也

臣按成湯見祝網者四面皆離其網乃解其三面祝曰欲左者左欲右者右欲高者高欲下者下吾取其犯命者其憚害物也如是漢南之國聞之曰

湯之德及禽獸矣四十國歸之是時湯猶為諸侯其解三面之網非但不掩羣也愛物之心如此其仁民又何如哉

獺祭魚孟春之月然後虞人入澤梁絶水取魚者豺祭獸季秋之月然後田獵鳩化為鷹仲秋之月然後設罻羅捕鳥之網草木零落然後入山林昆蟲未蟄不以火田不麛獸子之通稱不卵不殺胎不殀斷殺之也夭禽獸之稚者不覆巢

臣按說者謂此十者皆田之禮順時序廣仁義也

臣竊以爲此十者非但行禮之時然也古者聖王凡其心之所存耳目之所見聞日用之所飲食用度莫不恒存仁民愛物之心故其於禽獸也見其生不忍見其死聞其聲不忍食其肉魚肉不入廟門鳥獸不成毫毛不登庖厨所以然者葢以人之於禽獸同生而異類其所以貪生而畏死者亦初與人不異也故聖王之取之也必以其時而用之也必有其節其不忍之心恒因其所及而推至於

其所不及此無他體天地好生之心以廣為仁之術也

漢賈誼新書曰傳曰春曰蒐夏曰苗秋曰獮冬曰狩苗者謂何曰苗毛也取之不圍澤不掩羣取大禽不𪊨不卵不殺孕重者春蒐者不殺小𪊨及孕重者冬狩皆取之百姓皆出不失其時不抵禽不詭遇逐不出防此苗獮蒐狩之義也故苗獮蒐狩之禮簡其戎事也故苗者毛取之蒐者搜索之狩者守留之夏不田何也天地陰

陽盛長之時猛獸不攫鷙鳥不搏蝮蠆不螫鳥獸蟲蛇且知應天而況人乎哉是以古者必有豢牢其謂之畋何聖人舉事必反本五穀者以奉宗廟養萬民也去禽獸害稼穡者故以田言之聖人作名號而事義可知也

臣按古者人君一歲凡四田而於夏則謂之苗說者謂去禽獸之害苗者也蓋禽獸多則傷五穀因習兵事以捕禽獸所以共奉宗廟示不忘武備又因以為除田害取鮮禽以備秋嘗焉後世人主乃

有因田獵而踐民之稼穡者豈知古人所以作名號事義哉

孟子曰文王之囿方七十里芻蕘者往焉雉兎者往焉與民同之民以為小不亦宜乎

朱熹曰古者四時之田皆於農隙以講武事然不欲馳騖於稼穡場圃之中故度閒曠之地以為囿

臣按古之人君設苑囿育鳥獸以為蒐田之所蓋因之以講武事備祀牲也有之固不為過但不可

多奪民田嚴為厲禁耳以上田獵

周禮太史正歲年以序事頒之于官府及都鄙頒告朔于邦國閏月詔王居門終月

鄭玄曰中數曰歲朔數曰年中朔不齊正之以閏若今時作歴日矣定四時以次序授民時之事

臣按先王欽若昊天以作歴上以因天之時下以成人之事或頒于官府或頒于都鄙王國之事時定矣然後頒告朔于邦國朔者以十二月歴及政

令若月令之書諸侯受之縣之於中門匝日斂之

藏於祖廟月朔用羊告而受行之

春秋文公六年閏月不告月猶朝于廟

胡安國曰不告月不告朔也不告朔則曷為不言朔

也因月之虧盈而置閏是主乎月而有閏也故不言

朔而言月占天時則以星授民事則以節候寒暑之

至則以氣百官脩其政於朝庶民服其事於野則主

乎是焉耳矣

左傳桓公十七年曰天子有日官諸侯有日御日官居卿以底日禮也日御不失日以授百官于朝底平也

杜預曰日官日御典歷數者天子掌歷者不在六卿之數而位從卿故言居卿也日官平歷以頒諸侯諸侯奉之不失天時以授百官

文公六年閏月不告朔非禮也閏以正時時以作事事以厚生生民之道於是乎在矣不告閏朔棄時政也何以為民

鄭𤣥曰天子頒朔于諸侯諸侯藏之祖廟至朔朝于廟告而奉行之謂之告朔

杜預曰經稱告月傳稱告朔明告月必以朔

臣按朞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閏月定四時成歲其餘則歸之閏閏非四時之正也而四時不得則不正然歲時月日益有常矣而置閏則無常益以一年之內有二十四氣一月二氣皆朔氣在前中氣在後若朔氣在晦則後月當置閏中氣在朔則

前月當置閏節氣則有入前月法中氣則無入前月法朔氣帀則為年周禮註所謂朔數曰年是也中氣帀則為歲周禮註所謂中數曰歲是也葢四時漸差則置閏以正之作歷頒布天下使其順時以作事事不失時則歲穫豐穰家有葢藏而民生厚矣先王知其然設官以司其事按月以定其朔先期而班其令視朔而行其政所以然者以生民之道於是乎在也不然則是棄時失政矣何以為

民哉民者國之所恃以為國者也無以為民則無以為國矣

玉藻天子玄端聽朔於南門之外諸侯皮弁聽朔於太廟

鄭玄曰南門謂國門也天子明堂在國之陽每月就其時之堂而聽朔焉

臣按古者天子每歲常以季冬頒來歲十二月之朔每月天子則服玄冕以聽是月之朔於南門之

外示受之於天諸侯則服皮弁以聽是月之朔於
太廟之中示受之於祖皆原其所自也
春秋傳疏曰天子頒朔于諸侯諸侯受之藏於祖廟每
月之朔以特牲告廟受而施行之遂聽治此月之政
朱熹曰古者天子常以季冬頒來歲十二月之朔於諸
侯諸侯受而藏之祖廟月朔則以特羊告廟請而行之
許謙曰古者以竹簡為書葢十二月作十二簡故每
月至朔日告廟請本月之簡而行之朝廷及國中簡

上書朔之日辰及節氣

臣按歷象日月星辰以授人時自堯以來未之有改也虞書齊七政洪範陳五紀周以馮相氏會天位保章氏辨地域又以太史正歲年而頒官府都鄙以序事頒邦國以告朔每歲以季冬頒來歲十二月之朔於諸侯葢每月各自為一書先期而頒之於邦國使其至期按月而聽治也春秋之時告朔之禮葢已不行自罷侯置守之後無復此禮然

先期頒歷之令則未嘗廢也我朝每年春二月欽天監官先進來歲歷樣預頒天下藩服俾其依式印造至十一月朔欽天監官行進歷禮是日天子具皮弁服升奉天殿文武百官朝服侍班監正以下暨天文生四拜訖鴻臚寺官引監正升殿於御前呈進退行四拜禮畢文武百官行四拜禮跪受歷復行四拜禮然後下諸司以所印歷頒布民間

以上進歷

夏書惟仲康肇位四海羲和廢厥職㣲后承王命徂征告于衆曰惟時羲和顛覆厥德沈亂于酒畔官亂其所治之職離次舍其所居之位俶始也擾亂也天紀日月星辰歷數遐棄厥司乃季秋月朔辰日月會次之名弗集于房所次之宿瞽奏鼓嗇夫馳庶人走羲和尸厥官罔聞知昏迷于天象以干先王之誅政典曰先時者殺無赦不及時者殺無赦

孔穎達曰先時謂歷象之法四時節氣弦望晦朔先天時則罪死不赦不及謂歷象後天時雖治其官茍

有先後之差則無赦況廢官乎

臣按救日之禮夏以前無明文然觀胤征之所以責羲和者則其禮之行其来逺矣且日月之盈虧有常度精歴筭者皆能前知也何闗於人事而先王必為之恐懼脩省而至日又為之救護乎謹天戒而已誠以日者衆陽之宗人君之象於其常也則必寅餞出納敬致其至所以奉若天道也及其有變之時則預行天下百司候其至期行禮由朝

廷以至州郡莫不皆然其謹之也至矣雖然謹在天之天而不謹在已之天此孔子所謂人而不仁如禮何也明王克謹天戒者尚自省哉

周禮鼓人救日月則詔王鼓

鄭玄曰日月食王必親擊鼓者聲大異春秋傳曰非日月之眚不鼓

太僕所掌凡軍旅田役贊王鼓救日月亦如之

臣按軍旅田役王皆親鼓太僕贊之而日月薄蝕

則亦然也故有聲舉陽事以厭陽氣王親擊其一

而太僕擊其餘以贊佐之

春秋莊公二十五年六月辛未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

社

胡安國曰按禮諸侯旅見天子入門不得終禮者四

而日食與焉古者固以是為大變人君所當恐懼脩

省以答天意而不敢忽也諸侯用幣于社伐鼓于朝

退而自責皆恐懼脩省以答天意而不敢忽也然則

鼓用牲于社何以書譏不鼓于朝而鼓于社又用牲則非禮矣

左傳莊公二十五年惟正月之朔慝未作日有食之於是乎用幣于社伐鼓于朝

杜預曰正月夏之四月正陽之月也食於正陽之月於是乎用幣于社伐鼓于朝退而自責以明陰不宜侵陽臣不宜掩君以示大義

臣按日有薄蝕則伐鼓用幣以救之而此謂正陽

之月則然餘則否而膌征日食乃在季秋之月説者謂夏禮與周異臣竊以謂日者正陽之精人君之象日而有薄蝕亦猶君父之有急難也臣子急切之至情夫豈有異時哉

穀梁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曰鼓禮也用牲非禮也天子救日置五麾旌旛也陳五兵矛戟鉞楯弓矢五鼓

臣按日食之禮其來尚矣我朝凡遇日月有食之先期欽天監官推筭其時刻秒忽奏聞行下禮部

通行天下至期日食文武百官具朝服於禮部行禮月食則行於中軍都督府在外日食行於有司月食行於軍衛遇有陰雲則免以上救護

禮記月令孟春之月是月也以立春先立春三日太史謁之天子曰某日立春盛德在木天子乃齊立春之日天子親帥三公九卿諸侯大夫以迎春於東郊還反賞公卿大夫於朝命相布德和令行慶施惠下及兆民慶賜遂行毋有不當

孔穎達曰立春為正月節有在十二月之時云是月者謂十二月之氣不謂是月之日也

季冬之月命有司出土牛以送寒氣

孔穎達曰其時月建丑又土能尅水持水之陰氣故特作土牛以畢送寒氣也

方慤曰牛土畜又以土為之水用事之極欲勝水者必以土故出是以送寒氣

東漢志是月也立土牛六頭於國都郡縣城外丑域以

送大寒

劉昭曰是月之會建丑丑為牛寒將極故出其物類形象以示送達之且以升陽

臣按後世有進春之禮考於經無所見惟月令有迎氣之說然夏秋冬三孟之月皆有之不止春也後世又有土牛之說而以年月支干為之色復以草為句芒神國朝禮制每遇立春節京尹帥其屬行進春禮是日早朝天子皮弁服升正殿文武百

官朝服侍班京尹行四拜禮禮官引京尹升殿跪玉陛前進所塑土牛訖復行四拜禮畢文武百官行慶賀禮是日賜百官春宴以上進春

以上論王朝之禮臣按王朝之禮非止於此著其切要者耳其郊廟羣祀則具於祭祀籍田則具於農事養老視學則具於學校鄉飲酒禮則具于郡國之禮大閱之禮則具於嚴武備

大學衍義補卷四十七

欽定四庫全書

大學衍義補卷四十八

明 丘濬 撰

治國平天下之要

明禮樂

郡國之禮

周禮州長（二千五百家為一州）各掌其州之教治政令之法（則正也）月（建子之月）之吉各屬（合也）其州之民而讀法以攷其德行道

藝而勸之以糾其過惡而戒之若以歲時祭祀州社則屬其民而讀法亦如之歲終則會其州之政令正歲（建寅之月）則讀教法如初

黨正（五百家為一黨）各掌其黨之政令教治及四時之孟月吉日則屬民而讀邦法以糾戒之春秋祭禜（謂祭水旱之類）亦如之

族師（百家為族）各掌其族之戒令政事月吉則屬民而讀邦法

閭胥二十五家為閭各掌其閭之徵令聚衆庶既比則讀法

朱熹曰周禮屬民讀法令有司能一歲三四舉行之其於風化不為無助

臣按成周盛時制為教治政令之法既已行之於朝廷國都而又推之於州黨族閭焉二千五百家為州州有長五百家為黨黨有正百家為族族有師二十五家為閭閭有胥皆以歲時屬其民而讀邦法每歲之常州長則以正月及正歲是一歲而

再讀也黨正則以四時之孟月是一歲而四讀也族師則每月而一舉行焉是一歲而十二讀也他如州長之祭祀州社黨正之春秋祭禜族師之春秋祭酺其非時而讀法者又不止一也是以當時之民耳目之所聞見者莫非先王之教典朝廷之政治官府之禁令是其出作入息皆在乎禮法之中出口入耳無非勸戒之語欲為善而知所勸欲為惡而有所懲此所以比屋可封而鄉無不善之

俗而世多良材也歟我聖祖作為教民榜文頒布天下閭里御製大誥三編頒布天下學校葢即周官所謂教治政令之法也

鄉師之職正歲稽其鄉器（考其良窳）比（五家為比）共（平聲下同）吉凶二服閭（二十五家）共祭器族（百家）共喪器黨（五百家）共射器州（二千五百家）共賓器鄉（萬二千五百家）共吉凶禮樂之器

鄭玄曰吉服者祭服也凶服者弔服也比長主集為之祭器者簠簋鼎俎之屬閭胥主集為之喪器者素

俎揭豆之屬族師主集為之此三者民所以相共也射器者弓矢楅中之屬黨正主集為之賓器者尊俎笙瑟之屬州長主集為之吉器若閭之祭器也凶器若族之喪器也禮樂之器若州長賓射之器鄉大夫集此四者為州黨族閭有故而不共也此鄉器者旁使相共則民無廢事上下相補則禮行而教成矣

臣按成周盛時以禮樂為治而行禮樂者必有器具非特朝廷之上為然而凡比閭族黨之間皆有

其器以為行禮之具當世之民耳聞而目見無非禮樂之事此所以比屋可封而成粹美之俗也後世非獨民不識禮樂而名為士大夫者亦惟口誦其言而不知其所以為禮樂之器具何如也風俗之不如古又何怪哉以上讀法供器

禮記曰鄉飲酒之義主人拜迎賓于庠門之外入三揖而后至階三讓而后升所以致尊讓也盥洗揚觶所以致潔也拜至拜洗拜受拜送拜既所以致敬也尊讓潔

敬也者君子之所以相接也君子尊讓則不爭潔敬則不慢不慢不爭則遠于鬭辨矣不鬭辨則無暴亂之禍矣

呂大臨曰鄉飲酒者鄉人以時會聚飲酒之禮也因飲酒而射則謂之鄉射鄭氏謂三年大比興賢者能者鄉老及鄉大夫率其吏與其衆以禮賓之則是禮也三年乃一行諸侯之鄉大夫貢士於其君葢亦如此黨正每歲國索鬼神而祭祀則以禮屬民而飲酒

于序則黨正因蜡飲酒亦此禮

臣按先儒謂鄉飲有四一則三年賓興賢能二則鄉大夫飲國中賢者三則州長習射四則黨正蜡祭今世所行者惟存一鄉大夫飲國中賢者爾他如所謂州長習射黨正蜡祭世不復講而三年賓興賢能其宴會雖謂為鹿鳴而亦不以鄉飲為名焉夫鄉飲之名始於成周漢唐以来亦間行之然無定制我太祖皇帝得國之初即詔天下府州縣

每歲再行永為定制伏讀御製大誥有云鄉飲酒禮不過申明古先哲王教令而已所以鄉飲酒禮敘長幼論賢良別姦頑異罪人其坐席間年高有德者居於上高年淳篤者並之以次序齒而列其有曾違條犯法之人列於外坐同類者成席不許干於良善之席主者若不分別致使貴賤混淆察知或坐中人發覺主者坐以違制姦頑不由其主紊亂正席全家移出化外嗚呼斯禮古先哲王之

制安良民於宇內亙古至今興者鄉里安鄰里和長幼序無窮之樂大哉王言所謂從者昌否者亡其垂世警俗之意深矣傳曰禮之教化也微其止邪於未形使民日遷善遠罪而不自知也其此意歟

故聖人制之以道鄉人士君子尊于房戶之間賓主共之也尊有玄酒（以水為之）貴其質也羞出自東房主人共之也洗當東榮主人之所以自潔而以事賓也

鄭玄曰鄉人謂鄉大夫也士謂州長黨正也君子謂鄉大夫也尊于房戶之間賓主共之者設酒尊于東房之西室戶之東在賓主之間酒雖主人之設而賓亦以之酢主人故云共之也地道尊右設玄酒在西者貴其質素故也

臣按此古人行鄉飲酒禮之一貫公彥所謂又有鄉大夫士飲國中賢者用鄉飲酒者此也由是觀之則是禮非獨尚齒又所以尚賢也而我聖祖之

誥所謂序長幼尚齒也論賢良尚賢也然非特如此而已又因之以別姦頑異罪人一禮之舉衆義備焉嗚呼盛哉

周禮鄉大夫之職三年則大比攷其德行道藝而興賢者能者鄉老及鄉大夫帥其吏與其衆寡以禮禮賓之

以鄉飲之禮禮而賓之

吳澂曰古者鄉大夫行鄉飲酒於鄉學以賓禮興賢者能者而升其書於天府擇其最賢者為賓其次為

介此以德選不以齒論

臣按此古人行鄉飲酒禮之二也本朝三年大比一開科兩京十三藩皆有鄉試撤棘之日有司設席以待考試官及中式舉子謂之鹿鳴宴今宜斟酌古制以解首為賓以次為介為三賓為衆賓而以考試官為僎提調官為主監試官為司正執事官及藩臬官僚皆以陪位其中執事人員有營私作弊者列於外坐一如朝廷頒降禮制而行以復

古人賔興賢能之禮或別設席以勞試官亦可

黨正國索鬼神而祭祀則以禮屬民而飲酒于序以正

齒位

鄭玄曰國索鬼神而祭祀謂歲十二月大蜡之時也

正齒位者鄉飲酒義所謂六十者坐五十者立侍六

十者三豆七十者四豆八十者五豆九十者六豆是

也必正之者為民三時務農至此農隙而教之尊長

養老見孝弟之道也

臣按此古人行鄉飲酒禮之三也竊惟今制一歲凡再行鄉飲酒禮旣行之於正月望日又以十月朔旦行焉歲首之禮宜如常制合養在官在民之老以正齒位若夫孟冬之月百穀告成農夫終歲勤苦始得少息請略倣周人蜡祭之禮備牲醴以索祭鬼神聚民之老者飲以勞之遂禮其年高有德者以為大賔而以其能帥子弟耕稼者為衆賔庶合古禮意

射義曰卿大夫士之射也必先行鄉飲酒之禮

賈公彦曰州長因春秋二時以禮會聚其民而行禮於州之序學中先行鄉飲酒為禮而射

臣按此古人行鄉飲酒禮之四是即州長春秋以禮會民而射於州序也臣請於正月望日十月朔日行禮之後即率賓以下依朝廷原降射禮儀注行射禮於學中庶古禮復行於今日

孔子曰吾觀於鄉而知王道之易易也

呂大臨曰禮之所尊尊其義也其文則擯相習之其義則君子知之修其文達其義然後可以化民成俗也貴賤明隆殺辨和樂而不流弟長而無遺安燕而不亂此五者皆見于飲酒之禮而可以化民成俗故曰吾觀于鄉而知王道之易易也易謂易行易易者甚言其易也

黄幹曰請賔介陳器饌獻賔介獻僎旅酬燕此六者禮之大節也登降辭受禮之文也鼎俎籩豆禮之器

也脯醢脊脅禮之用也此觀禮者所共知也其數易知其義難知也鄉飲教親睦也鄉閭親睦陵犯爭訟之風息矣一飲一食一拜一坐一揖一降無非教也通於義者又非但可以親睦鄉閭而已也天理得人心正無所施而不可也聖人著為禮以教人凡為鄉人者皆知此義焉此成周之世所以人人皆有士君子之行也禮廢樂墜鄉人之羣飲者未嘗廢豐飲食侈供張悅聲妓恣驩嗷教侈也誨淫也恣欲也無非

所以敗人心者也後世之士夫曽古之服勤于畎畝者之不若也然則是禮也今世學士大夫有志于古者其可不思所以講明而肄習之歟

臣按孔子此言與所謂聖人制之以道及我聖誥之文是知是禮之在天下誠行王道之要萬世帝王所當舉行而凡有民社之寄者不可徒應故事而不知所以敬慎之也以上鄉飲酒禮

周禮鄉大夫退而以鄉射之禮五物猶事也詢衆庶一曰

和發而中節二曰容動皆合禮三曰主皮不失正鵠四曰和容容比於和五曰興舞節比於樂

吳澂曰詢衆庶者問于衆庶而求其人也

臣按此鄉大夫賔興賢能既竣而行鄉射之禮以詢衆庶也我聖祖於洪武三年初詔天下開科第三場面試四事其一曰射以觀其中數多寡即此制也

州長春秋以禮會民而射于州序

丘葵曰序者州之學孟子曰序者射也葢射以序進
且以别其賢否也
臣按三代之後射禮不行也久矣惟晉庾亮曽依
周制以行我聖祖初得天下即令天下府州縣學
訓誨生員每日講讀經書罷扵學後設一射圃教
學生習射朔望要試過其有司官閒暇時與學官
一體習射命禮部定圖式儀注凡八則一射式二
樹射鵠三置射位四主射五賞酒六司射七射器

八射職九射位十儀注所謂射器者凡九射職者

凡七至今天下皆立射圃朔望有司躬謁先師及

聽諸生講讀後詣圃行射禮是即州長會民射于

州序之遺意也

射義曰故射者進退周還必中禮内志正外體直然後

持弓矢審固持弓矢審固然後可以言中此可以觀德

行矣

呂大臨曰禮射者必先比耦故一耦皆有上耦下耦

皆執弓而挾矢其進也當階及階當物及物皆揖其退也亦如之其行有左右其升降有先後其射皆拾發其取矢于楅也始進揖當楅揖取矢揖既搢挾揖退與將進者揖其取矢也有横弓卻手兼弣順羽拾取之節焉卒射而飲勝者袒決遂執張弓不勝者襲脫決拾加弛弓升飲相揖如初則進退周旋必中禮可見矣夫先王制禮豈苟為繁文末節使人難行哉亦曰以善養人而已蓋君子之于天下必無所不中

節然後成德必力行而後有功其四肢欲安佚也苟恭敬之心不勝則怠惰傲慢之氣生動容周旋不能中乎節體雖佚而心亦為之不安安其所不安則手足不知其所措故放辟邪侈踰分犯上將無所不至天下之亂自此始矣聖人憂之故常謹于繁文末節以養人于無所事之時使其習之而不憚煩則不遜之行亦無自而作至于久而安之則非禮不行無所往而非義矣君子敬以直内義以方外所存乎内者

敬則所以形乎外者莊矣内外交修則發乎事者中矣射一藝也容比于禮節比于樂發而不失正鵠是必有樂于義理久于敬恭用志不分之心然後可以得之則其所以得之者其爲德可知矣

子曰君子無所爭必也射乎揖讓而升下而飲其爭也君子

朱熹曰揖讓而升者大射之禮耦進三揖而後升堂也下而飲謂射畢揖降以俟衆耦皆降勝者乃揖不

勝者升取觶立飲也言君子恭遜不與人爭惟于射而後有爭然其爭也雍容揖遜乃如此則其爭也君子而非若小人之爭矣

子曰射不主皮為力不同科古之道也

朱熹曰射不主皮鄉射禮文為力不同科孔子解禮之意如此也皮革也布侯而棲革于其中以為的所謂鵠也科等也古者射以觀德但主于中而不主于貫革葢以人之力有彊弱不同等也

楊時曰中可以學而能力不可以彊而至

臣按儀禮射有三大射賔射燕射天子諸侯卿大夫皆有之士無大射而有賔射燕射後世禮廢之後而所謂射者惟用之戰陳而用之以為禮節者益微矣我聖祖欲以之取士以復古人擇士澤宫之制而不果既而頒其圖式儀注於天下非但以是而教士子而必俾學官與有司習射焉噫方其無事而教之于學校以習其禮遜之容一旦有事

也則以用之于戰陳而無敵于天下矣（以上鄉射禮）

周禮大行人王之所以撫邦國諸侯者歲徧存（問其安否）三歲徧覜（眡其治效）五歲徧省（察其風俗）

國語曰周之秩官（秩官周官篇名）有之曰敵國賓至關尹（官名）以告行理（吏也）以節（以節為信）逆（迎也）之候人為導（導引）卿出郊勞門尹除（掃除）門宗祝執祀司里授館司徒具徒（執役者）司空視塗（道路）司寇詰姦（禁詰姦盜）虞人入材（材木）甸人積薪（用以爨爇）火師監燎（火燎）水師監濯（滌濯）膳宰致餐（熟食）廩人獻餼（生食）司馬

陳芻養馬工人展車補敗傷百官各以物至賓入如歸是故小大莫不懷愛其貴國之賓至則以班加一等益䖍至于王使則皆官正長也涖臨也事上卿監視也之

臣按周禮一書其于諸侯聘問之禮詳備而于王朝遣使之禮略焉大行人王之所以撫邦國諸侯無歲無之而不聞其有節送供奉之禮獨于國語定王使單襄公聘宋楚而道陳道茀而不可行歸告于王而引周之秩官之語所言皆侯國之禮其

末一語云至於王使皆官正涖事上卿監之則在當時必有其禮周禮立制以訓諸侯惟載其所以相待之禮而其所以奉上者不載焉非不載也敵國之禮尚如此而貴國賓至且以班加一等益虔則天子之使至所加不止於一等而其所以虔敬者益之又益可知也自罷侯置守之後無復邦交之禮所以奉承者惟天子之使爾攷歷代之禮制惟有王朝之禮所謂郡邑之禮泯如也本朝開國

之初定為洪武禮制出使禮儀凡六條二十年又命禮部官著為禮儀定式出使禮儀凡三條二十七年又命禮官參用二書為出使禮儀總二十條開讀遣使一奉使王國二奉使諸司十四蕃國三頒降行人司永為定制又詔頒迎詔儀注於天下凡朝遣使各處開讀將至所在官僚朝服具龍亭綵輿儀仗鼓樂郊迎使者下馬以詔置於龍亭使者立亭東官吏人等北向行五拜三叩頭禮衆官

及鼓樂前導使者隨行至所司衆官先入東西序立龍亭至使者立其東西向如有出使廷臣先贊曰出使官行禮引贊引出使官於露臺行五拜三叩頭禮贊唱排班班齊之後四拜使者捧詔授展讀官跪受之開讀衆官跪聽出使官於露臺東跪聽宣讀訖展讀官捧詔授使者復置亭中衆官俯伏興四拜山呼舞蹈又四拜禮畢衆官詣龍亭前跪長官致辭曰聖躬萬福使者鞠躬答曰聖躬萬福衆官乃退易服見使者行再拜禮臣竊以謂自

古禮文之詳莫備於周禮一書而其間所載朝覲聘問之禮雖詳而於出使一節獨闕而我聖祖創為之制其詳有如此者葢王朝之於郡國以地言之則疆域阻遠以分言之則名分懸絶所以達上下之情一遠近之勢以其有使臣之往来詔令之頒布耳其所以迎接而授受者茍簡而粗率非獨無以嚴九重之威命重皇華之使節而下之人亦輕忽而不知所重而播告之修申諭之意或不足

以聳動乎奉承之人而事體或至於驪黎機會或至於失亦或有之矣以上出使及迎詔禮

月令季冬之月命有司大難與儺同旁磔披磔牲體攘除陰氣出土牛以送寒氣

陳澔曰月建丑丑為牛土能生水故特作土牛以畢送寒氣也

陳祥道曰土勝水牛善耕勝水故可以勝寒氣善耕故可以示農耕之早晚月令季冬之月大難旁磔然

後出土牛則出土牛驅除之終事也既乃告民出五種命農計耦耕事則出土牛又農耕之始事也

後漢祭祀志立春之日迎春於東郊車旗服飾皆青歌青陽舞雲翹之舞

宋志立春前五日並造土牛耕夫犁具於大門之外是日黎明有司為壇以祭先農官吏各具綵杖環擊牛者三所以示勸耕之意

臣按宋景祐所頒土牛經其作土牛以歲之幹色

為首支色為身納音色為腹以立春日幹色為角耳尾支色為脛納音色為蹄元至元所頒經式牛色則以立春日為法日幹為頭角耳色支為身色納音為蹄尾肚色國初襲用元制正統中始用言者製土牛色復用歲之支幹納音如宋法令制每歲立春日內而京兆外而藩府州縣先期造土牛芒人前一日出東郊具鼓樂迎入所司至日行鞭春禮衆官各執綵鞭環牛者三衆共擊碎之以上迎春

禮

馬端臨曰秦漢之後禮之因革不同有古有而今無者如大射聘禮士相見之類是也有古無而今有者如聖節上壽上尊號拜表之類是也

臣按古今異宜禮經有可以義起之文天下之事揆之於義而與義無悖則是禮雖自古先王未之有制而後世之人以義起之而剏為一代之禮不為過也馬氏著文獻通考獨為王朝之禮所謂郡

國之禮無有焉其言曰今禮則雖不能無失然而
議禮制度非書生可得與聞也是以亦不復措辭
焉夫書生而與聞議禮制度而爲之措辭固不可
若夫述前人之舊詳一代之制亦何不可之有夫
所謂聖節上壽及漢以來賀歲首魏晉以來賀冬
至此雖三代以前所未有然古者列國之於王朝
朝覲會同殷頫之類歲無虛月而今世所行者此
三禮而已三禮也在朝文武百官至日具表拜賀

而天下親藩邊將藩憲府州衛所五品以上官司先期遣官奉表稱賀至期前一日習儀於寺觀至日於所在官廳行慶賀禮其儀注大略如朝儀但祝賛之辭不同及正至不用傳制耳兹三禮者今日朝儀以為大禮是非獨以寓臣子忠愛之誠亦以昭示華夷使人心之趨向者葢以恭萬方之尊戴者葢以固是雖古無而今有禮所謂義起者政此類也聖人復起臣知其決不易之矣今其禮儀

具見洪武禮制但令天下進表衙門先期進表已行十二拜山呼舞蹈禮至日惟行五拜三叩頭禮而五品以下衙門則行全禮臣竊以臣子奉上之禮宜隆而不宜殺當三大朝賀之日闔郡官吏儒生軍民人等畢至必先演習其儀而後行禮至日其禮乃簡略如此似乎不稱請一體俱行全禮為宜以上遥賀之禮

朱熹曰禮之施於朝廷者州縣士民無以與知為也而

盡頒之則傳者苦其多習者患其博而莫能窮也故莫若取自州縣官民所應用者參以近制別加纂次號曰臣民禮略鋟板模印而頒行之州縣各為三通一通於守令廳事一通於學一通於名山寺觀皆櫝藏之守視司察體如詔書而民庶所用則又使州縣自鋟之板正歲則模而揭之市井村落使通知之則可以永久矣

又曰禮書既頒則又當使州縣擇士人之篤厚好禮者講誦其說習其頒禮州縣各為若干人廩之於學名曰

治禮每將舉事則使教焉又詔監司如提學司者察其奉行不如法者舉懲治之

臣按朱氏此言可以施行於今請令禮官將洪武年間頒降孝慈録諸司職掌洪武禮制禮儀定式及永樂中頒降文公家禮等書逐一參考凡繫天下郡縣家鄉臣民所當行之禮勑翰林儒臣簡節删潤著為一書印行天下使之遵守如朱熹所議者又於學校村社選人習學演行而命州縣正官

學校教職專一管領而提督學校憲臣敕書中以此載入俾其按部提督察其勤惰以為勸懲是誠化民成俗之要務為治之道莫先於此伏惟聖明留意則朱熹之議不行於昔而行於今矣天下臣民不勝幸幸

周禮小行人若國札（病疾為札）喪（札而死曰喪）則令賻（以禮傅之謂之賻）補（助其不足）之若國凶（穀不熟）荒（凶甚為荒）則令賙（以利周之）委（以聚與之）之若國師（軍旅）役（工役）則令槁（犒也）襘（會聚財與之）之若國有福事則

令慶賀之若國有禍烖則令哀弔之凡此五物者治其事故

臣按天子之於侯國有札喪則令賻補有凶荒則令賙委是即大宗伯以喪禮哀死亡以荒禮哀凶札也有師役則令犒禬是即大宗伯以禬禮哀圍敗以卹禮哀寇亂也福事則令慶賀禍烖則令哀弔豈非大宗伯以賀慶之禮親異姓之國以弔禮哀禍烖者乎臣於明禮樂下著郡國之禮前此皆

郡國奉行於上之禮此則朝廷所以施行於下之禮也成周盛王所以周卹保愛其臣民者不以勢而以理不以分而以禮如此視後世以牛羊草芥待其民者有間矣嗚呼仁矣哉

及其萬民之利害為一書其禮俗政事教治刑禁之逆順為一書其悖逆暴亂作慝猶犯令者為一書其札喪凶荒厄貧為一書其康樂安親和平為一書凡此物者每國辨異之以反命於王以周知天下之故

吳澂曰萬民之利害謂若禁革則某事為民便某事為民害也逆順者遵王法為順背王法為逆也悖逆至犯令謂人之為惡者也札喪凶荒厄貧謂人之不幸而遇災者也康樂和親安平謂人之為善而又有福慶者也以此五者詢問諸國别而書之使王得以周知若民利興政俗美惡人少烖禍弭福慶集則治可知也反是則不治矣

鄭鄂曰職方掌天下之圖以周知其利害其知也以

圖此則載之以書按書所以知其事也禮俗也政事也教治也刑禁也諸侯之所行者或有逆順從違不為一書無以知其叛服之事悖逆也暴亂也作慝也犯令也過惡之已著也不為一書無以知其罪惡之輕重猶是曾犯令矣猶不改而猶犯令焉札喪也凶荒也厄貧也諸侯所遭之故不為一書無以知遠民之憂康樂謂民之安樂和親謂僚寀之交歡安平謂其國之寧靜不為一書無以知侯國之治

臣按三代封建之制行而天子所以相與為治者侯國也罷侯置守之後則藩服州郡實視古諸侯焉然古之侯國不過數十今之郡縣多至千百其土宇之分割疆域之遼隔官吏之繁多其勢未易以合其情未易以通視古為尤難也在成周之時設為小行人之職巡行而辨異之有不能徧究而悉舉故為之書以述其事凡有五焉葢先王以天下為一家中國為一人則小行人以此五物者巡

行天下每國而辨異之各為一書以反命於王以周知天下之故則人君居九重之上不下几席而一繙閲之頃天下之大四海之廣萬民之禮俗皆在乎心目之間矣臣願乞敕兩畿十三藩巡撫大臣及方面府州各為一書備載郡邑禮俗政事教治刑禁當行切要之務以備乙夜之覽遇有急切之事按書以求其故其於國政未必無補

以上郡國之禮臣按郡國之禮不止於此而

所載止此者祀典則具秩祭祀下學校則具

崇教化下

大學衍義補卷四十八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大學衍義補卷四十九
五十

詳校官中書臣秦瀛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中書臣石鴻翥

謄録監生臣喬元賦

欽定四庫全書

大學衍義補卷四十九

明 丘濬 撰

治國平天下之要

明禮樂

家鄉之禮上之上

禮記王制六禮冠昏喪祭鄉相見

吳澂曰冠昏喪祭四者家之禮也鄉相見二者鄉之

禮也儀禮有士冠禮士昏禮士喪禮士之祭有特牲饋食禮鄉有鄉飲酒禮相見有士相見禮

論語子曰慎終追逺民德歸厚矣

朱熹曰慎終者喪盡其禮追逺者祭盡其誠民德歸厚謂下民化之其德亦歸於厚盖終者人之所易忽也而能謹之逺者人之所易忘也而能追之厚之道也故以此自為則已之德厚下民化之則其德亦歸於厚也

蘇說曰忽略於喪祭則背死忘生者衆而俗薄矣

子曰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

朱熹曰生事葬祭事親之始終具矣禮即理之節文也人之事親自始至終一於禮而不苟其尊親也至矣

胡寅曰人之欲孝其親心雖無窮而分則有限得為而不為與不得為而為之均於不孝所謂以禮者為其所得為者而已矣

文中子曰冠禮廢天下無成人矣昏禮廢天下無家道矣喪禮廢天下遺其親矣祭禮廢天下忘其祖矣

朱熹曰禮有本有文自其施於家者言之則名分之守愛敬之實其本也冠昏喪祭儀章度數者其文也其本者有家日用之常體固不可以一日而不脩其文又皆所以紀綱人道之始終雖其行之有時施之有所然非講之素明習之素熟則其臨事之際亦無以合宜而應節是亦不可一日而不講且習焉者也

臣按禮曰人有禮則安無禮則危是則禮之在天下非徒有是儀章度數以為觀美而已也風俗之隆汙世道之理亂人家之成敗皆繫於是禮焉禮無乎而不在要必人人行是禮家家行是禮積家以為郡國積郡國以為天下無一處而無是禮無一事而不由是禮是則所謂三代比屋可封之俗矣

又曰三代之際禮經備矣然其存於今者宮廬器服之

制出入起居之節皆已不宜於世世之君子雖或酌以古今之變更為一時之法然亦或詳或略無所折衷至或遺其本而務其末緩於實而急於用自有志好禮之士猶或不能舉其要而困於貧窶者尤患其終不能有以及於禮也是以嘗獨究觀古今之籍因其大體之不可變者而少加損益於其間以為一家之書大抵謹名分崇愛敬以為之本至其施行之際則又略浮文趨本實以竊自附於孔子從先進之遺意庶幾古人所以脩

身齊家之道慎終追逺之心猶可以復見而於國家所以崇化道民之意亦或有小補云

臣按宋儒朱熹本儀禮及程張司馬氏諸家禮書作為家禮一書酌古凖今實為簡易可行太宗皇帝命儒臣脩性理大全書已備載其書今士大夫家亦往往有舉行者乞敕禮部詳定頒行天下俾諸道督學憲臣兼提其要行下府州縣教官每旬一次帥師生演習其儀并令鄉村社學教讀者專

習其事遇民間有吉凶等事按儀而行如此則天下之人家有其書人習其禮朱熹謂脩身齊家之道慎終追遠之心可以復見然不見於熹之時而見於今世又謂國家崇化道民之意亦有所補然不補於宋朝而補於今朝矣臣嘗將家禮檃括以為儀節頗簡易可行今士夫亦有依而行者儻有可采乞發下天下郡縣不為無補以上總論人家當行之禮

內則曰后王命冢宰降德於衆兆民

呂祖謙曰內則一篇首言后王命冢宰降德於衆兆民蓋三代所以教天下者皆以是自秦漢以來外風俗而論政事不復以人家事為問矣

吳澂曰天子為天下之君師治而教之而冢宰六卿之長佐天子者也降下也德得也謂以人所同得於天之理立為教法命冢宰降下其德教於衆兆民俾效而法之也所謂德教如下文所載是也

臣按三代帝王本乎德以為教非但行之於宫闈朝廷官府而又制為禮法命大臣以降下於天下使凡億兆之衆莫不知所以法則而遵行焉葢天下者家之積也積億萬人家以成天下必家家齊然後天下之治成葢人君之平治天下譬如搆萬間之廣厦焉茍其間闕其一椽一桷則其規制亦非全者矣

子事父母雞初鳴咸盥（洗）漱（漱口）櫛（梳也）縰（結髮）笄（簪也）總（裂繒以束

髮

婦事舅姑如事父母以適父母舅姑之所及所下氣怡聲問衣燠寒疾痛苛疥也癢而敬抑按也搔摩也之出入則或先或後而敬扶持之進盥少者奉槃長者奉水請沃盥盥卒授巾問所欲而敬進之柔色以溫之饘厚粥酏薄粥酒醴芼羹以米雜肉菽麥蕡大麻稻黍粱秫唯所欲棗栗飴蜜以甘之菫荁枌榆免音問新鮮者薧滫久泔瀡滑也以滑之脂膏以膏之父母舅姑必嘗之而後退

司馬光曰父母舅姑起子供藥物具晨羞尊長舉箸

子婦乃各退就食

臣按人子事親固當盡其孝尤當致其敬不徒以下氣怡色柔聲為孝也而凡其抑搔也扶持也問所欲也皆必以敬焉孝而不敬非孝矣

在父母舅姑之所有命之應唯敬對進退周旋慎齊升降出入揖遊不敢噦（嘔逆出聲）噫（氣塞出聲）嚏咳（嗽聲）欠（氣乏則欠）伸（體疲則伸）跛（偏任為跛）倚（依物為倚）睇視（順視也）不敢唾（口津也）洟（鼻液也）寒不敢襲（重衣）癢不敢搔不有敬事不敢袒裼不涉（謂涉水）不撅

揭褰褻衣衾不見裏

方慤曰噦噫嚔咳則聲為不恭欠伸跛倚則形為不恭寒不敢襲癢不敢搔不敢適己之便也

子婦孝者敬者父母舅姑之命勿逆勿怠

陳澔曰子而孝父母必愛之婦而敬舅姑必愛之然猶恐其恃愛而於命或有所違也故以勿逆勿怠為戒

子謂為人子者婦子之妻無私貨無私畜無私器不敢私假不

敢私與

鄭玄曰家事統於尊也

吳澂曰貨謂所儲資財之物畜謂所養畜牲之物器謂飲食等所用之物假謂以物借人與謂以物遺人也以上兼言子婦事父母舅姑之禮

曲禮曰凡為人子之禮冬溫而夏凊昏定而晨省

司馬光曰父母舅姑將寢則安置而退

呂祖謙曰一歲冬夏有寒暑之變一日晨昏有晦明

之變冬温如古人置運密室之類夏凊如古人扇枕之類

夫為人子者出必告反必面所遊必有常所習必有業恒言不稱老

陳澔曰出則告違反則告歸遊有常身不他往也習有業心不他用也平常言語之間自以老稱則尊同於父母而父母為過於老矣

食饗不為槩

陳澔曰食饗如奉親延客及祭祀之類皆是不為縣量順親之心而不敢自為限節也

聽於無聲視於無形

鄭𤣥曰雖聽不聞父母之聲雖視不見父母之形然心常想像似見形聞聲謂將有教使已然

父母存不有私財

戴溪曰粒粟縷絲以上皆親之物豈敢私有

為人子者父母存冠衣不純素

鄭玄曰純緣素為有喪象也

父子不同席

吳澂曰古者一席坐四人言父子偶共一處而坐雖止一人必各坐一席盖以父昭子穆父穆子昭尊卑不同故也

父母有疾冠者不櫛行不翔言不惰琴瑟不御食肉不至變味飲酒不至變貌笑不至矧怒不至詈疾止復故

齒本也

司馬光曰凡父母舅姑有疾子婦無故不離側親調嘗藥餌以供之父母有疾子色不滿容不戲笑不宴遊捨置餘事專以迎醫檢方以求藥為務

子於父母則自名也

呂大臨曰子之名父母所命敬親之命不敢有他稱也

親有疾飲藥子先嘗之

顏之推曰父母有疾子拜醫以求藥蓋以醫者親之存亡所繫豈可傲忽哉

子之事親也諫而不聽則號泣而隨之
孔頴達曰父子天性理不可逃雖不從當號泣而隨
之兾有悟而改
内則曰父母有過下氣怡色柔聲以諫諫若不入起敬
起孝說則復諫不說與其得罪於鄉黨州閭寧熟諫父
母怒不說而撻之流血不敢疾怨起敬起孝
孔頴達曰諫而使父母不悅其罪輕畏懼不諫使父
母得罪於鄉黨州閭其罪重二者之間寧用熟諫謂

純熟殷勤若物之成熟然

吳澂曰復諫再諫也熟諫者至三至四而猶未已如火之熟物必期變化生物之堅硬者至於輭熟也

臣按内則此章之旨朱子引之以解論語事父母幾諫章謂二章之言相表裏解幾為微微諫謂下氣怡色柔聲以諫漸漸細密不須峻暴强加闌截也臣竊以謂朱子之意固是但於幾字之訓似不甚親切若以為幾微之幾則孝子之於親視於無

形聽於無聲方其幾微萌露之初即探其情志意向之所在隨事而致其察先事而爲之防消之於未然遏之於將然則用力比於熟諫爲省矣噫孝子之於親過未形則幾諫過已形則熟諫致其親於無過之地則非徒養其志而又有以成其德矣由是言之二章之意非但相表裏蓋相始終焉

凡父母在子雖老不坐

吳澂曰家人有嚴君焉父母之謂也有尊者在上故

子之年雖老亦不敢坐

王藻曰親在行禮於人稱父人或賜之則稱父拜之

方慤曰不敢私交不敢私受故也

父命呼唯而不諾手執業則投之食在口則吐之走而不趨

方慤曰既曰命又曰呼者命之以事呼之以來也唯諾皆應也而唯之應速於諾走趨皆步也而走之步速於趨

親老出不易方復不過時親癠病也色容不盛此孝子之疏節謂常行疏畧之禮非大節也也

方慤曰孝子之事親豈必老而後如是耶蓋以親老者尤不可不知此故也

陳澔曰易方恐亾已而莫知所在過時則恐失期而貽親之憂

臣按為人子者當父母生存之日兢兢愛日而盡其當然之理是則所謂孝也易曰有父子而後有

君臣傳曰事親孝故忠可移於君人人盡為子之道則治平之基在此矣

論語曰父母在不遠遊遊必有方

朱熹曰遠遊則去親遠而為日久定省曠而音問疎不惟已之思親不置亦恐親之念我不忘也遊必有方如已告云之東即不敢更適西欲親必知已之所在而無憂召已則必至而無失也

范祖禹曰子能以父母之心為心則孝矣

臣按先儒謂朱子十四歲喪父事母盡孝所以發明此章曲盡孝子之心蓋非身歷心驗之不能精微曲折如此人子之事親者宜身體之以上人子生事父母之禮

內則曰凡婦不命適私室不敢退

鄭玄曰婦侍舅姑者也

方慤曰私室婦室也其視舅姑之室若公所

婦將有事大小必請於舅姑

鄭玄曰家事統於尊也

婦或賜之飲食衣服布帛則受而獻諸舅姑舅姑受之則喜若反賜之則辭不得命藏以待乏

吳澂曰為人婦者或有私親兄弟賜之飲食衣服布帛等物既受之後持以獻之舅姑舅姑肯受所獻則喜若舅姑不受而以所獻還賜其婦則必辭而不敢受若不許辭亦不敢用藏之以待舅姑乏用之時與之用也

舅姑使冢婦毋怠不友（當作敢）無禮於介婦

劉彝曰舅姑以事命冢婦則冢婦當自任其勞不可憚其勞而怨介婦不助已遂不愛敬之也

舅姑若使介婦毋敢敵耦於冢婦不敢竝行不敢竝命不敢竝坐

方慤曰兩相抗為敵兩相合為耦言使之勞逸不敢與冢婦均也不敢竝行竝坐亦毋敢敵耦之事

冢婦所祭祀賓客每事必請於姑介婦請於冢婦

輔廣曰婦傳家事矣禮之大者亦必請於姑

臣按子於父母天性也而婦於舅姑雖非天性之親然縁夫而以父母之道事之所以助成其孝亦天性之自然也故内則后王降教於民往往以子婦竝言子於父母婦於舅姑其稱謂雖有異名而其所以事之之道則一而已故臣於家鄉之禮既無載子婦事父母舅姑之禮又分載子事父母婦事舅姑而於婦禮牽連及其所以處娣姒者以上言婦

事舅姑及處
妯娌之禮

曲禮曰見父之執父之友也不謂之進不敢進不謂之退不敢退不問不敢對此孝子之行也

方慤曰愛親者不敢惡於人敬親者不敢慢於人見父之執於進退之節有所不敢則一舉足不敢忘親可知於對問之際有所不敢則一出言不敢忘親可知

年長以倍則父事之十年以長則兄事之五年以長則

肩隨並行而差退之羣居五人則長者必異席

陳澔曰此泛言長幼之序非謂親者

邵淵曰年倍於我事以父禮長我十年事以兄禮長我五年差肩隨之至於羣居五人則又異長者之席其於人也庸敢慢乎以此事親愛敬之道盡矣

長者賜少者賤者不敢辭

陳澔曰辭而後受賔主平交之禮非少賤事尊貴之道

少儀曰尊長於已踰等不敢問其年燕見不將命遇於道見則面不請所之不畫地手無容不翣扇也也寢則坐跪也而將命

陳澔曰踰等祖與父之行也不敢問年嫌若序齒也燕見不將命謂燕私来見不使擯者傳命非賔主之禮也遇尊長於道見已則面見之不見則隱避不欲煩動之也不請所之不問其所往也無故而畫地亦為不敬手容恭若舉手以為容亦為不恭時雖暑熱

不得揮扇當尊者寢卧之時而傳命必跪而言之不可直立以臨之也

王制曰父之齒（年與父等）隨行（從其後）兄之齒（年與兄等）鴈行（並行差退）朋友不相踰（並行而齊）輕任并（已獨任之）重任分（析而二之）班白者不提挈君子耆老不徒行（無乘而行）庶人耆老不徒食（無着而食）

劉彝曰帝王之為治也不出人倫天下之人入於五品爾故其天下外薄四海行路之人皆服教化父之齒隨行父子之教著於道路矣兄之齒鴈行兄弟之

教著於道路矣朋友不相踰禮義之教著於道路矣輕任并重任分任恤之行著於道路矣班白不提挈孝友之行著於道路矣故君子耆老不徒行庶人耆老不徒食君子小人之為子弟者莫不知尊德而養老

孟子曰徐行後長者謂之弟疾行先長者謂之不弟

臣按此古者少事長之禮所謂長者非但吾之同氣凡年齒加於已者皆長也孟子有言人人親其

親長其長而天下平為治者誠能立為教條布之民間使其必遵之而行否則治其罪積之以歲月而治平之緒可成矣以上少事長之禮

易家人初九閑有家悔亡象曰閑有家志未變也

程頤曰初家道之始也閑謂防閑法度也治其有家之始能以法度為之防閑則不至於悔矣苟不閑之以法度則人情流放必至於有悔失長幼之序亂男女之別傷恩義害倫理无所不至能以法度閑之於

始則无是矣

臣按程氏所謂閑之之法度是即禮也先儒謂禮始於謹夫婦為宮室辨内外男位乎外女位乎内男不入女不出所以閑有家也所以謹始也吁謹其始於男女心志未變動之初則豈復有傷恩敗倫之事哉

曲禮曰男女不雜坐不同椸音移枷置衣服之具不同巾沉潔者櫛理髮者不親受

鄭玄曰皆為重別防淫

陳澔曰此四者所以遠私褻之嫌

外言不入於梱門限也內言不出於梱

孔穎達曰男職在官政女職在織紝各有限域不得

濫預

女子許嫁纓非有大故不入其門姑姊妹女子子已嫁

而反兄弟弗與同席而坐弗與同器而食

陳澔曰許嫁則繫以纓示有所繫屬也此與幼所佩

香纓不同

劉彝曰家人内政不嚴以防之於細微之初不剛以正之於未然之始則其悔咎不可追矣易曰閑有家志未變也男女之志既爲情邪之所變閑禁雖嚴求其無咎而咎可無哉故夫婦未七十雖同藏未有可嫌也聖人制禮必爾者以無嫌正有嫌也用有情之難正無情之易也而况於男女未有室家哉女子許嫁纓所以繫屬其心以著誠於夫氏起其孝義也既

許嫁則有姆教之處於梱門之别室男子非有疾憂之故不入其門也

男女異長

鄭玄曰男女各自為伯季也

内則曰男不言内女不言外非祭非喪不相授器其相授則女受以篚其無篚則皆坐奠之而後取之（跪也）

陳澔曰男正位乎外不當於外而言内庭之事女正位乎内不當於内而言梱外之事惟喪祭二事乃得

以器相授受者以祭為嚴肅之地喪當急遽之時乃無他嫌也非此二者則女必執篚使授者置之篚中也授者跪而置諸地則受者亦就地而跪以取之也

外內不共井不共湢浴室浴不通寢席不通乞假男女不通衣裳內言不出外言不入男子入內不嘯不指夜行以燭無燭則止女子出門必擁蔽其面擁猶障也夜行以燭無燭則止道路男子由右女子由左

劉彝曰外內不共井嫌同汲也不共湢浴嫌相褻也

不通寢席嫌相親也不通乞假嫌往来也不通衣裳嫌淆雜也內言不出惡交於外也外言不入惡交於內也禮當入內嘯則涉乎異也指則涉乎覘也有燭則行夜有不可得而已也無燭則止行則涉於不明也道路之法其右以行男子其左以行女子古之道也

禮始於謹夫婦為宮室辨外內男子居外女子居內深宮固門男不入女不出

陳澔曰夫婦為人倫之始不謹則亂其倫類

方慤曰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故禮始於謹夫婦謹夫婦故為宮室以居之辨外内以防之男子居外女子居内陰陽之分也深宫則外人不得而入固門則强者不得而啟

春秋左傳君子曰婦人送迎不出門見兄弟不踰閾

臣按易曰有天地然後有萬物有萬物然後有男女有男女然後有夫婦蓋太極動而生陽静而生

陰陰陽之氣凝而成人乾道成男坤道成女男陽而女陰男陽而配合女之陰則為夫婦由是而生父子由是而成君臣由是而叙為尊卑上下親疎之分此禮義所由以錯也是以人君為治必以正家為本而家之所以正者統系明内外辨秩然有其禮也禮始於謹夫婦夫婦之謹在於正男女之位而分别之人君既正身修德以開其有家又必命官惇典庸禮以敷德教於天下使天下之人曉

然知大防之所在男盡男之禮女盡女之禮各夫其夫各婦其婦以是成孝敬厚人倫美教化移風俗則治平之基於是乎立矣三代之盛率循是道漢唐以来治雜於霸陋習相承而不知其非宋世雖稱尚文然藩服郡邑皆置營妓而名為士大夫者亦蓄歌姬時或出以娱賔而人家所謂養娘者又皆立契典雇逮于我朝痛革前獘立為官吏宿娼之律士夫一有犯焉終身

不啻宋朝視我有愧多矣昔漢承秦人苛刻之後一切反其所為然路温舒猶謂秦有十失其一尚存今元之弊政汙習固已汎掃無餘矣然猶不免有一之尚存者男女之無别也今燕趙齊晉之域古所謂中州也自古聖帝明王大賢君子過化存神之地禮義廉耻所自出也而今閭閻之下貧下之家内外尚無限隔乃至男女同炕而寢夫婦以名相呼翁婦嫂叔之不相迴避繼父繼

毋之子女相為昏配諸如此類者尚或有之乞敕令有司痛加禁約一洗前朝之陋習以昭盛代之文明毋使片翳寸纇以為大朝之玷以上人家

男女有別之禮

斯干之詩曰乃生男子載寢之牀載衣之裳載弄之璋半圭也其泣喤喤大聲也

朱熹曰寢之於牀尊之也衣之以裳服之盛也弄之以璋尚其德也

又曰乃生女子載寢之地載衣之裼褓也載弄之瓦紡塼無非無儀善也唯酒食是議無父母詒罹憂也

朱熹曰寢之於地卑之也衣之以褓即其用而無加也弄之以瓦習其所有事也有非非婦人也有善非婦人也蓋女子以順為正無非足矣有善則亦非其吉祥可願之事也唯酒食是議而無遺父母之憂則可矣

內則曰子生男子設弧弓也於門左女子設帨佩巾也於門

右三日始負子男射女否抱也

方慤曰設弧於門左左者天道所尊設帨於門右右者地道所尊必曰設者方男女之生其於弧帨有可用之道而未能有用之實也古之人重男女之生又重男女之别非特見於弧帨而已男則寢於牀之尊女則寢於地之卑其衣之也男以晝服之裳女以夜服之裼其弄之也男以所有事之璋女以所有事之瓦

凡接子擇日庶人特豚士特豕大夫少牢其非冢子則皆降一等

鄭玄曰凡接子雖三日之內尊卑必皆選其吉焉

輔廣曰父子之氣未嘗不相接也生三日而又以禮接之於是爲至

吴澂曰庶人長子止用特豚禮窮於此無復可降故庶子亦用特

臣按今世人家生子三日而會親姻亦古人接子

之意

異為孺子室於宮中擇於諸母與可者必求其寛裕慈惠温良恭敬慎而寡言者使為子師其次為慈母其次為保母皆居子室他人無事不往

大夫之子有食母乳母也士之妻自養其子

鄭玄曰異為孺子室者特埽一處以處之諸母衆妾也子師教以善道者慈母知其嗜欲者保母安其居處者士妻自乳之而已他人無事不往為兒精意微

弱將驚動也

孔頴達曰此文雖據諸侯其實亦兼大夫士但士不具三母耳

司馬光曰凡子始生必為之求乳母必擇良家婦人稍温謹者

方慤曰雖非諸母而其德如下所言可以為師者亦擇之故曰與可者

三月之末擇日剪髮為鬌音朶男角夾囟留兩髻女覊項上留三髻

否則男左女右是日也妻以子見於父父執子之右手咳（父作咳聲）而名之（咳小兒笑聲謂父作咳聲而名之）

輔廣曰男女初生羈角左右其辨也如此則知男女之別無非自然之理豈特以末流之害然後制禮以別之耶

凡名子不以日月不以國（國號）不以隱疾大夫士之子不敢與世子同名

鄭玄曰此在常語之中為後難諱也

王子墨曰名子父之責也命之名所以示之教也

陳澔曰常語易及則避諱為難故名子者不之用

臣按禮謂大夫士之子不敢與世子同名則祖宗之廟諱尤當謹避可知矣為臣子者不可諉以二名不偏諱而故犯之也

左傳桓公六年申繻曰名有五有信有義有象有假有類以名生為信（若唐叔虞魯公子友）以德命為義（若文王名昌武王名發）以類命為象（若孔子首象尼丘）取於物為假（若伯魚生有饋之魚名曰鯉）取於

父爲類若子同生有與父同者不以國不以官不以山川不以隱疾不以畜牲不以器幣

臣按禮所禁名字者止於不以國不以隱疾而申繻則於國隱疾之外則又加以不以官不以山川不以畜牲不以器幣而終之曰周人以諱事神名終將諱之蓋尤嚴於祭享之時恐名有犯於官則官職為之廢有犯於山川則主祀為之廢與夫犯於畜牲器幣則行禮讀祝之時難於避諱也

家禮曰主人生嫡長子則滿月而見主人立於香卓之前告曰某之婦某氏以某月某日生子名某敢見告畢立於香卓東南西向主婦抱子進立於兩階之間再拜主人乃降復位

臣按此古者人家生子之禮臣嘗櫽括文公家禮以為儀注前一日齋宿其日夙興陳設如常儀主人以下各具盛服詣祠堂前男列於左女列於右世為一列各盥洗啟櫝訖主人詣香案前焚香酹

酒再拜以降神衆祭神行四拜禮主人斟酒主婦點茶訖主人跪告辭云云俯伏興主婦抱子立兩階間四拜然後衆辭神行四拜禮禮畢奉主入櫝生長子則用此儀次子則稍殺之以上人家生子之禮

以上家鄉之禮上之上

大學衍義補卷四十九